

【记忆】

院墙自己开了门

□牟民

我的老家南北有两幢房子，街北的老房子腰线以上为泥砌，屋顶是山草苫的，院墙也是泥砌成的。东西一溜有四户人家，我家在东边第二家，最东边是王大爷家，论辈分他算我的祖辈。他有一个儿子，比我大十几岁。从我记事起，王大爷的老伴就已经去世了，爷俩过日子。他们长得高大粗壮，说话声大，粗嗓门，脾气又火爆，爷俩常因吃饭斗嘴，动不动拔高腔儿，四邻都能听见。

那个时候都是按人分口粮，他们爷俩饭量大，麦子、苞米早早吃完了，只好吃地瓜饼子、咸菜梗子。一到吃饭，王叔就嘟囔：又是地瓜瓜齏！王大爷不愿听，拔起了高腔儿：不吃拉倒，省了我吃！

王叔把筷子伸向砂大碗里的咸菜，“老爹呀，我不吃便宜了你！”“那就闭上你的嘴。”“我的嘴我说了算，你管不着……”

王大爷被逗笑了，点着自己的嘴说，我管不了你的，可能管住自己的。

王叔也笑了，低头吃饭。接着，爷俩又你一句我一句斗起了嘴，饭桌上不再沉闷寂寞。

因为爷俩都是光棍，村里闲散人习惯来他们家，下棋、聊天、讲故事。

我们家兄妹多，因为父亲是残疾军人，按政策，全家吃平均粮，粮食好歹能够接下来。父亲一年还有190元残疾补贴。母亲精打细算，买一些猪板油，做菜时多放点儿。每次做了菜，母亲会盛出一碗，隔着墙头，喊一声：大叔，给你碗菜尝一尝。王大爷接过碗时，总会说一声：唉，又吃你们的菜了，欠情了。母亲说：就一碗菜，不值当的。吃了饭，王大爷把碗刷得干干净净，递过来。

我记得每逢赶集，父亲会买一些小黄花鱼，回来洗洗，在锅里油炸。母亲也会送一碗给王大爷。

队里分东西了，因父亲任村支书，忙于村里的事，分的地瓜苞米，王叔便帮着给推回来。

那年秋季，母亲的胆囊炎又犯了，父亲推着她去看病，住了院。母亲留下的饭菜，三天后吃完了，哥哥便煮了一锅地瓜干，从咸菜缸里捞几块瓜齏，洗洗，切成碎块，我们天天就着瓜齏吃地瓜干。

一天晚上，王大爷站在院墙那边，喊我的名字。我过去，见王大爷拿着一篮子冒热气的饼子，搁在墙头上，说：快拿去，你们只管吃，我烤的大饼子挺暄透。我个子矮，搬过凳子，把手伸上墙头，拿过沉沉的篮子。我忽然看见墙头上被磨出了一条沟，泥土光滑，没有一点儿草，其他地方都长着毛茸茸的狗尾巴草，随风摆动。这磨出的沟，仿佛透着一丝温暖，传递到我身上。篮子里正冒着热气，一股饼子的甜香味儿钻进了鼻孔。

王大爷叮嘱我：小心点儿，慢慢下，别磕着，孩子！明天我到山里捉蚂蚱，油炸给你们吃。

王大爷的饼子里掺了豆面，软和，又香又甜，确实好吃。后来听邻居说，王大爷满街借苞米面、豆面，为的是给我们烤好吃的饼子。

第二天晚上，王大爷隔着院墙又喊我。我跑过去，踩着凳子扒着墙头，瞬间就闻到了油炸蚂蚱的香味。王大爷说：今天我发财了，捉了四五百个蚂蚱，管你们够，他把一盆炸蚂蚱递给我，摸摸我的头顶，说：使劲吃饭，好好念书！那双大手抽回去时，带起了一阵尘土。院墙顶上的那道沟，掉落了一层泥，沟平平的，仿佛写了一个“口”字。

母亲住院回来，听说王大爷是借苞米面给我们烤了饼子，立刻挖了一盆苞米面、一瓢豆面给王大爷。他高低不要，又隔着院墙送给了母亲。

不知是哪一年，雨季里逢连续暴雨，院墙中间的那个“口”字，竟成了个上宽下窄的门，我们兄妹便从门里往大爷家跑，去听大人讲故事。时间长了，那里成了两家来回串门的路，一直到我们搬到新房子里，那门还在，没有垒上。

如今，两家中间的院墙全倒了，墙泥里长满了毛毛草。王大爷和儿子早去了东北，没了音信。看到快要倒了房子和一堆泥的院墙，恍惚间，我看见王大爷正高擎着一盆油炸蚂蚱，招呼我。

(本文作者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栖霞一中退休教师)



【浮生】

梦中那朵棉花云

□刘希莲

都说女人如花，有牡丹一样雍容华贵的，有玫瑰一样娇美艳丽的，有梅花一样芳香扑鼻的……在我心里，姥姥却是别样的花，是柔软的、暖暖的棉花。

生于上世纪20年代初的姥姥，是旧中国农村妇女的典型标本。我的印象中，她永远都梳着一丝不乱的圆发髻，穿着青蓝色的斜襟布衫，垮裆束腿的黑裤。姥姥从小被裹了脚，走路来总有些晃悠悠的，像一朵祥和的棉花云，晃到哪里，哪里是一片清爽整洁、一派暖温和煦。

对我们这些小孩子来说，住姥姥家的日子，像过节一样幸福。姥姥起床总是极早的，她会在所有人醒来之前把自己梳洗得清清爽爽，从不让人见到她蓬头垢面的样子。起床之后轻轻洒扫，然后细细备办一家子的早饭。早晨，在姥姥拉风箱的轻缓节奏中醒来，炕是暖暖的，饭是香香的，心里十分安适。只见姥姥盘腿端坐在灶膛前的蒲团上，身子随着风箱的节奏轻轻俯仰，嘴里絮絮叨叨念叨着心头一些琐碎的牵挂，被灶间的炊烟和蒸汽氤氲着的身影，真像云端的神仙。

记忆里最早一次住姥姥家，早晨醒来时发现自己身下褥子竟尿湿了一片。那时应该已经到了知耻的年纪，心里又羞又怕，悄悄起身把被褥叠卷整齐，尽了一个小孩子能做到的掩饰“罪行”的最大努力，然后就拿了姥姥给缝的花布沙包出门玩耍了。晌午回来时，发现自己尿湿的小褥子正晾晒在太阳底下，脸立马红涨起来，转身就想躲出去。姥姥见了，赶忙柔声叫住我，若无其事地招呼着吃饭。我心里揣着个烫人的秘密，忐忑地等了许久，姥姥却始终对这事只字未提。这件小事让我终生感念，姥姥是这样一个人，这种对小孩子无意之失的宽厚包容，对彼时的我来说，是莫大的慈悲，也是高深的智慧。

姥姥是我此生见过最善良的女人。她自己是吃过苦的，所以见不得人的苦难。在我很小的时候，偶有上门要饭的，一般人家都关门不应，或是远远见了就锁门躲避。姥姥却总是主动把人迎进门来，让人坐下喝口热水、吃口热饭，还要细细询问“家住哪里”“家里什么人”等等，跟着人家感叹流泪，百般慰勉，像是接待自家亲戚。家里人常怪姥姥没有防人之心，姥姥却从不在意。

姥姥命中无子，终生引以为憾。五个女儿嫁的竟全是家贫的孤儿。我说姥姥是最无私的慈善家，把五个女儿都拿来做了慈善事业。每年冬夏农闲时，几个女儿会抢着接姥姥到家小住，不只是因为姥姥勤劳而手巧，总是帮着把家务打理得清爽熨帖，更因为姥姥人缘好，村里邻近的老人似乎都是她的亲人，听说她来了，见天来找她唠家常。说来也奇怪，平日里女人间的飞短流长，在慈悲善良的姥姥面前竟被过滤掉了，都变成了善意的关怀和绵长的惦念。

对孩子们来说，姥姥简直就是一尊保护神。我们的父亲从小没娘，把姥姥当亲娘，在她面前总是收起暴躁的性子，表现出让人难以置信的乖顺。有姥姥在，小孩子便可以大胆放肆一点，闯点祸事也不致挨骂挨揍。记得那年初春，母亲发现我把过年新做的厚外套偷偷送给了外村一个从小没娘的女同学，气得追着要打。姥姥知道后，拦住母亲，耐心劝解：“嫚儿这么小就懂得怜贫惜弱，是个心善的好孩子啊，夸她还来不及呢，怎么能打！”后来姥姥还常惦记着我那个处境可怜的女同学，见到我就问她的近况，叹息说没妈的孩子可怜，嘱咐我多和她走动，能帮就多帮着点儿。从姥姥身上，我第一次懂得了善良的意义。自那时起，姥姥简直成了我的信仰，我总觉得姥姥盘坐在蒲团上飞针走线的身影，像是罩着一圈温暖而神圣的光晕。

姥姥去世那年，我还在上学。那时我大学教室的座位上，还放着姥姥用碎布头拼出的棉坐垫。各色花布剪成整齐的三角形，密密的针脚细细地缝，拼成清雅好看的图案。姥姥的针线手艺和剪纸手艺是出了名的好，街坊邻居的姑娘媳妇们，做袄时遇到镶边盘扣之类难做的针线活，过年剪窗花想要“喜鹊登枝”这样复杂的花样，都会凑过来让姥姥指点帮忙。这时候的姥姥可开心了，慈祥的脸上总是笑意盈盈，满屋子充满悦耳的笑声。姥姥一生不知给多少人缝过多少衣服，那些针脚细密的棉衣和棉被，不知温暖过多少人的身和心。

立冬节气，心里想起姥姥生平许多事，惦念着给姥姥坟头添添土、放束花，夜里便梦见姥姥披衣坐在油灯下，正帮我缝补那双被炭火烧了洞的棉鞋。梦中姥姥的身影，仍是那朵温暖的棉花云。梦醒之际，心里暖暖的，眼中热热的。

(本文作者为胶州市瑞华中学校教师)

【读心】

送你一针玻尿酸

□丹萍

我发现，大家灵活就业，就真的挺灵活的。

有个朋友，是策展人，前几天到一个商场里面去布展，让我陪着去，说很快可以忙完，然后在那个商场里请我喝咖啡。他在顶楼比较开阔的空间上上下下忙活了半天，我问他在干嘛，他说在量尺寸——这次他没接到布展的活，就只接了量尺寸的活，量完就走，过几天艺术家自己来挂画，中间环节都省了。我说，量尺寸也能赚钱？现在各行各业，分工都这么细了吗？

以前我约教练上羽毛球课，一对一的课，贵不说，教练还总是太认真，前面热身就搞15分钟，这15分钟下来，我基本已经快虚脱了。最近加入了一个中午时段的付费练球小组，教练是一个水平比较高的球友，本职工作好像是卖音响的，以前他偶尔客串和我们双打，嫌弃我们水平差，现在他角色变了，还经常夸我们呢。分组练习，他对大家没什么要求，想学什么都可以点，他就认真教，吊斜角，扣杀；不想学，就陪你打打养生球混时间——反正职场中人都懂的。

再说个兼职的。母校校庆，各地校友都一起拍祝贺母校校庆的视频，广州校友推荐让我来组织。我找了个朋友问能不能帮忙做这个工作——他平时是做视频剪辑的。我和他说，非常惭愧啊，不是什么正经项目，就是拍大家站一排说一句“祝母校生日快乐”，但我觉得自己拍也很麻烦，我愿意付费——如果不太贵的话。他立刻报了价，成交！这钱真不白收，朋友很专业，设备多，相机往我们集合的江边一摆，其他行人都绕着走，超有氛围感。另外，他讲效率，不废话，上来就把二十多个人排好了队，不管年龄大小，一个个用手推着摆好位置。一分钟的视频，果然很快就拍出来了，还免费策划，增加了我们一起唱一句校歌的环节。他剪辑、配乐、压缩、发样片，然后直接把我把原片发给学校，干净利索。

去年有个朋友组织和她一样的编织爱好者团购羊绒毛线，还差一点钱才能到起订量，她让我也买点儿，条件是，买回来的毛线，她可以免费帮我织成毛衣。过几天，线寄来了，我从编织杂志上选了英国老奶奶穿的那种外套款式，她手艺好，很快就织好了——如果按朋友的时薪，加上毛线的成本，这手工毛衣也是奢侈品呢，这个合作挺完美的。

前几天客户让我改一下方案。方案已经写得我呕心沥血了，一点都改不了，再改我的头就要炸了，情绪也HOLD不住。于是我定定神，把方案发给一个朋友，转了自己收费的一半，不解释，只发了一个字给他：“改。”我知道，改没通过的方案，至少值一半钱，古语有云，行百里者半九十。他默默收了钱，一句话没问，过一会儿就把改好的方案发回来了——第二天果然通过了。这个合作也挺完美的。

前几天朋友让我给她的儿子辅导作文，孩子上小学六年级。朋友说一定要给钱，我说不要，一次半次的，给啥钱啊？她是做医美行业的，便说那我送你一针玻尿酸吧。我说，那，那，也行啊。

现在的中年人，就是这么个情况。我是咖啡喝上了，私教请上了，手工欧洲毛衣穿上了，玻尿酸打上了。你看，哪有那些高大上的人生呢？我们普通人，不过是身段柔软，低吟浅唱，走一步看一步罢了。

(本文作者为资深媒体人，曾供职于南方都市报、网易)